



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

——从传说到历史

● 菅 丰

今天在这里的民间文学专业的同学比较多,首先想说明一下,我并不是民间文学方面的专家。我主要关心的领域是地域社会中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管理,研究“共有资源管理论”^①或者“集体行动论”^②。“集体行动论”指的是围绕某个资源,一群怀着不同目的、不同利害关系的人集中在一起行动,对其进行管理。他们如何顺利地进行资源管理、过程中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这些是我的关注对象。虽然和地域资源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今天要讲的是和资源有关的“言说”^③(narrative)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Narrative大家都知道,就是叙事。现在世界性的学术动向是口承^④(orality)研究,口承不仅仅是指民间故事之类,还包括日常的会话、对历史的言说,将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这些方面对地域资源管理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今天在座的民间文学专业的各位应当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另一个想要事先说明的是,今天要讲的是和历史有关的话题。现在日本的政治家对历史问题有不少敏感的发言,今天我说的并不是国家大事,而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社会中的话题。虽然是关于地域历史理想型的具体个案,但实际上它和国家的历史观、当今政治家们重新建构历史之类的问题也是有关联性的。

一、讨论的前提

一般人说的“历史”包含着两面性。一个侧面是“历史的事实”,就是除去可知、不可知这些人类智慧的制约,严然而确实存在的事实。另一个侧面是“历史的言说”(historical narrative),是在人类智慧的制约或者意图、愿望基础上成立的,作为应该有的事件,

或者被人们认为好像确实是那样而描绘并相信的故事。比如说,今天2013年5月29日午后3点左右,我在北大这里和大家讲话,这是事实。假如到了一百年以后,由于今天留下了录像等等资料记录,这段历史的可信度是很高的。但是与这个事实相关的其他方面,比如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因为明天有会议所以顺道来的,也有的人可能会说因为我和泳超老师是好朋友,为了一起喝一杯所以来了,会产生很多不同说法。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今后传给自己的子女,说法或者是原封不动的,或者会发生变化,一代代就流传出了各种各样的言说。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个人记忆,对于一些大的历史事件,教育、教科书、媒体等各种形式也会对事实之外的东西进行记录和言说。一般人对这种混合着两面性的历史是当做事实来相信的。

这样来考虑,所谓的“传说”并不是历史的事实,这点大家都知道,但“传说”有时候可能是“历史的言说”。在把“历史的事实”进行改编、组合,增加其可信度的同时,“传说”可以变成为“历史的言说”,并有可能作为“历史的事实”被解读和相信。日本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庆应大学的铃木正崇教授对于传说有一个有趣的定义:“…至于传说,与其说是历史性的事实,其中大量的不如说是作为信仰的事实,在记忆中被继承,当人们对其可信度产生疑义的时候,凭借通晓文献的有识之士等的言行,为之加上特定的年号和人物,使之变得好像是史实。”“什么才是真的?以什么把它看成是正统的?——当这些问题被提起的时候,当有关过去事件的实际经验和记忆伪装成历史出现的时候,传说就浮出水面。在其生成之际,

^{*}译注:与讲演有关的研究内容请参考日文论文,菅丰《“歴史”をつくる人びと-異質性社会における正当性(レジティマシー)の構築》(中文:创造“历史”的人们-异质社会中正当性(legitimacy)的建构),宫内泰介《コモンズをささえるしくみ-レジティマシーの環境社会学》(中文:支撑共有资源管理的结构-正当性的环境社会学),新曜社,2006年。在该文中,菅丰教授对于“legitimacy”有以下的注解:在日语中“legitimacy”被翻译为“正当性”和“正统性”,但其原意比起日语译词更为宽泛。此处讲演题目按照日文原文汉字。

●菅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①日文原话为“コモンズ論”。

②日文原话为“集合行為論”。

③译注:“言说”(narrative)为日文原文汉字。

④译注:“口承”(orality)为日文原文汉字。

文献的知识也被动员起来。传说是有关土地以及空间的多样性解释,不仅制造了对解释现在状况具有意义的动态性依据框架,也提示了多维度的现实。”^①将传说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出版成书,被固定化,就成为一种民间文学了。铃木教授认为,虽然很多人认为传说讲的是过去的古老的事情,但实际上,传说也是为了对现代社会、对人们当下的问题进行说明而存在的言说。这样讲来,“传说”和“历史的言说”可以看作是相似的概念,是大同小异的。在大家的印象中,传说就像虚构小说那样,不一定是事实的;历史的言说也不一定是确定的事实,而是被人们创造出来的、作为解释的说法。传说和历史的言说二者之间是频繁互相转换的。二者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具有连续性。而且,二者之间的互相转化不仅仅发生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也会一直发生下去。

二、具体案例

今天要讲的是在日本某地存在的传说被转化成历史的言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说不断对应社会的各种状况,被导入各种新的价值和理论,作为新的历史的言说被反复地再建构,最终可能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被利用。虽然是一个很细小的个案,但背后有大的历史过程支撑着它的发生。我平时的研究主要基于田野调查,不是单纯地进行书斋式理论研究,一定会引入田野的资料,这个案例也是田野调查的成果之一。

我的这次田野调查在石川县加贺市,该市位于京都北部不远。这里有一个叫做片野鸭池的小池塘,非常小。这个水池现在是个在日本的环境保护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根据日本的若干环境保护制度,这里被作为保护自然的典型,成为“国定公园第一种特别地域”、“国设片野鸭池鸟兽保护区”,以及日本“野鸟会”^②的圣地等。1993年,这个小小的池塘被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塞尔公约”(Ramsar Convention)指定为登录湿地。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地方的历史上却曾经存在着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即捕猎鸟类的“坡网猎”^③。捕猎者拿着一一种带有柄的网,站在坡上,当野鸭飞过

来的时候,将网向上扔,使野鸭撞在网里被捕获,“坡网猎”就是这样一次只捕一只鸭子的捕猎方法。日本人没有吃家鸭的习惯,但是喜欢吃野鸭。虽然像上面所讲,这里是自然保护区,却也同时存在着猎杀鸟类、破坏自然的人,本来互相对立矛盾的自然保护和自然利用这两方面,在此处共存着。其实,在几十年前,持这两种态度的人曾经有过激烈的对立。虽然现在并存的状态,在达成这种状态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我刚才讲到过的历史的言说被反复再建构。既是传说,也是历史的言说。下面讲讲这种言说是如何变化的。

关于“坡网猎”有三百年历史这件事,自然作家、自然保护团体的成员中村玲子女士曾这样说:“鸭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大雁、野鸭的少数越冬地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个鸭池从江户时代开始在三百余年漫长的时间里,由大圣寺藩开始,经过了地域的人们亲手管理和保护。在这个背景中,流传于此地的传统猎法‘坡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这个历史的言说其重要之处在于,自然保护团体的人们是将其作为历史上的事实来认识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坡网猎”评价很高,将“坡网猎”的300年历史作为肯定的历史。然而,中村女士所说的话的根据,并不是依照历史事实而写成的史料文献,而是关于一个叫做村田源右卫门的人物的传说。

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武士阶层处于支配者的地位,支配着一般百姓。20世纪30年代,有个叫清水冲一郎的地方乡土史家写到:元禄年间(17世纪末),大圣寺藩士村田源右卫门到片野滨去钓鱼,回家时路过大坡,此时已经是傍晚,偶然遇到一群野鸭扑着翅膀从坡上飞过。^④村田源右卫门吃了一惊,没有多想就将随身携带的渔网向上扔去,这样抓住了一只野鸭。此后,他又下功夫对网进行了很多改良。看到他的做法,许多藩士也开始效仿。藩主知道之后,认为这种早晚爬坡、冬天耐寒的捕猎活动有助于武士们锻炼筋骨,因此特许武士们这样做。^⑤

这个传说是为了说明两层意思:一是这种捕猎方法是武士发明的,二是只有武士能够进行这种捕猎,一般人则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

①原注 鈴木正崇《祭祀伝承の正統性——岩手県宮古市の事例から》(中文:祭祀传承的正统性——来自岩手县宫古市的事例)《法学研究》2004,77(1),第185-235页(原注皆来自菅丰在课上的演示文稿)。

②日本野鳥の会,日本民间的野鸟保护组织。

③日语原文为“坂網獵”。

④译注 野鸭是晚出早归,傍晚出去觅食,早晨回来栖息。

⑤原注 源右衛門之を觀て咄嗟の場合、携へたる漁具の襁網を投げ揚げてその一羽を獲た。之より種々に工夫して坂網を案出し、自身之を携へて出獵したところ、多くの藩士も之に倣ひて坂網を始め、藩主に於いても、朝夕山坂を跋涉し寒天を凌ぎ以て筋骨を練るの法として諸士に之を許した。(大聖寺藩史編纂会 1938 :1003)



搜索了各种文献,却没有发现能够证实它的史料,只能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言说或传说。根据清水冲一郎的记载,我收集调查了现存的17世纪末前后的文献,发现其实当时的野鸭猎师都是一般平民,完全没有武士从事“坡网猎”的记载。这则传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比较奇怪的,因为武士一般是不直接进行体力劳动生产的。但是,检索18世纪、19世纪的文献,会发现武士进行“坡网猎”的记录开始出现了,并不是在17世纪。历史的事实似乎应该是:17世纪“坡网猎”是作为普通民众的生计而存在的,18世纪末之后武士们才逐渐排除了平民,占领了这个领域。而且一个特别的理由是,这个地方的武士主要是贫穷的武士,他们迫于经济压力,才参与到了平民从事的捕猎野鸭的活动中来,独占了这项权力。

虽然这个传说有很多并非事实的地方,但村田源右卫门其人真实存在的。在1652年的文献中,出现了他的名字。不过这个村田源右卫门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个似乎有些奇怪的人。围绕着他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据说他是个心思敏锐、身形矫捷的人物。他能消除自己的气息靠近跑过的狐狸,突然将其捕获,或者徒手抓住屋檐下走廊上的麻雀。此外,江户时代留下的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人物的有趣传说,说是当野鸭越过山顶时,他飞身上天抓住了野鸭。^①这就完全是所谓的传说了。但是,这种飞上去抓野鸭的说法,对之前提到的“坡网猎”传说的创造我觉得应该是有影响的。根据江户时代的资料,现在所说的向上扔网子的方法以及村田源右卫门作为发明人的说法完全没有出现。因此,实际上是由关于村田源右卫门的“传说”,加上18世纪之后武士独占猎鸭这一“历史的事实”,融合在一起而创造出了村田源右卫门发明“坡网猎”这一“历史的言说”。

那么,村田源右卫门创造“坡网猎”的这则历史的言说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我查阅了种种文献,发现它在江户时代的文献中是没有的,而是在之后的明治时代(1869—1912年)的资料中出现的。在日本,从江户时代进入到明治时代,武士阶层的特权被剥夺了,变成了一般人,武士作为支配者的历史终结了,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我调查了从1881年(明治14年)到1948年(昭和23年)的57种文献。其中,我观察《加贺国江沼郡捕鸭沿革》(1889年·明治22年)和《江沼郡捕鸭业沿革》(约1908年·明治41年)这两种文献,发现它们虽然相距约二十年,但其内容的百分之九十九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简单地说,后者是把前者复制移植了过来,连用词也是一样的。但

是,仔细去看,就会发现上面有修改的痕迹。在1889年的文献中,关于“坡网猎”的发明人,只说是“旧藩士某”,没有具体名字。发明的年代也没有具体记载,而是模糊地说大概在“百数十年前”。然而,1908年的文献在移用这段文字之后,进行了改写。只有人名和年代被改了。将“旧藩士某”先是改成了“村田弥□□”,最后改成了“村田源右卫门”,经历了这三步。年月的部分也是,由年代不详变成了享保九年(1724年)。此外,再看别处,还有一行加笔,看上去很奇怪。添加的这一行将年代从享保九年变成了元禄元年(1688年),完成了年代的提前。综合其他资料之后,可以看到这则言说的演变过程:最初的资料记载是人物不详;之后出现了“村田弥五右卫门”这个名字,但在历史资料中找不到这个人;再后来变成了村田源右卫门这个历史上实在的人物;此后将他的名字固定下来,和“坡网猎”的发明形成了稳定的联系。关于年代也是:最早是年代不详;之后出现1724年的说法,村田源右卫门被当做发明人之后,为了配合他所生活的年代,又改成了1688年。经过这个长期的过程,现在人们所说的“坡网猎”300年历史的观点产生了。从中可以看到,原来是一种传说,通过给它赋予真实性、进行强化,最后变成了一种历史。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这和明治维新之后社会的状况有很大关系。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独占捕猎方法的特权丧失,水池对民众开放了。为了和这些异质行为者进行对抗,适应新的制度,武士想要通过文献记载来证明自己对于水池的拥有权。以这些历史资料作为依据,在明治时代的一段时间内,旧武士们确实保持了在片野鸭池的捕猎权。他们通过将传说进行历史化,成功保护了自己的优越地位。

在这之后,历史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正时代(1910年代)之后,武士阶层的优越性已经十分淡薄了,一般人也加入了捕猎野鸭的行列。因此,对“坡网猎”价值的讲述焦点发生了转移,不再像明治时期那样强调武士,而是更强调其历史的悠久。关于猎鸭的资料在很多的场合得到运用,我举一个例子:在二战之后,美军来到当地,他们用枪来捕猎。当地人就将“坡网猎”拥有的悠久历史翻译成英语,送到美军基地总部直接上诉。当时在美军中恰好有一位美国鸟类学家,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日本鸟兽保护的原点。他看了之后,向军队提议保护片野鸭池,让美军撤出那里。

20世纪60年代左右,和美军不同的另一波异质力量又进入了这个地区,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日本“野鸟会”的人们。以前的“野鸟会”里有不少奇怪的人,

①原注《秘要雑集》卷二(年不详)

他们是极端的动物爱好者,甚至将动物看得比人还重。“野鸟会”把这里作为禁猎区、野鸟保护的圣地,和加贺市政府一起建立了片野鸭池观察馆。这些外来的力量要保护野鸭,当地人要用传统的方式捕野鸭,因此双方之间经常有斗争。针对这个情况,1989年,有的捕鸭的猎师批评说:“观光客蜂拥而来,对于捕鸭组织的人们当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自从新馆(片野鸭池观察馆)成立以来,野鸭就减少了。‘野鸟会’的人没有头脑。如果这样下去,野鸭就不会来了。”同一年,“野鸟会”的人士则说:“因为有坡网的传统才保存下来了现在的片野鸭池,这是事实,目前不会反对坡网猎。…会坡网猎技术的人越来越少,应该总有一天会绝迹的。”^①虽然看似对坡网猎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去理解对方,而是觉得从事坡网猎的传承人都老死、灭绝就好了。所以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自然保护团体和当地狩猎者之间产生了很强烈的冲突,互相争吵不断。如果现在去采访当地的猎师关于那个年代的事,他们对那时的“野鸟会”还留着不好的印象。

1993年,这里被评定为重要湿地公约中的登录湿地。“野鸟会”的人当然非常高兴,当地的捕猎者们对此很担心,大家都预想双方的斗争会更加激化。意外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因为登录湿地公约的这件事,双方的关系反而缓和了。加入公约成为了自然保护研究者、专业人员对当地捕猎者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发现新的价值的契机。其中,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明智利用(wise use)”。关于“明智利用”,拉姆塞尔公约中是这样定义的:“对低湿地的适当利用(明智利用)是指,人类的利益和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的维持,二者兼顾的持续利用。”以前的环境保护只考虑自然,现在的“明智利用”将人类的利益也考虑在内。并不仅仅只有“明智利用”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实有很多新的想法替代了原有的价值观,在自然保护中,除了湿地保护,其他领域中也把人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方面。根据“明智利用”的价值观,不仅是猎师,自然保护团体、专家和研究者都获得了肯定“坡网猎”300年历史的新的伦理。^②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坡网猎”拥有300年历史,这种说法,在明治时代是武士为了巩固自己特权而建构的言说,现在以加入拉姆塞尔公约为契机,人们对这一历史的言说又进行了新的建构。一开始提到的,像中村玲子那样对“坡网猎”300年历史的说法当做事实来相信,这样的观点现在正越来越增生,得到更广泛地认同。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的事业报告书里,也肯定了“坡网猎”具有300年以上的历史。^③这个言说在当代的意义,在于新的价值的发现,新的历史(的言说)的再发现。此外,对于捕猎者和自然保护团体来说,这也是自觉回避冲突的一种表达路径。现在,这些异质行为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已经趋于平稳状态了。只是趋于平稳,并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后随着时代的前进、情况的变化,问题或许还会再次出现,以其他的形态再次改变历史。

三、结 语

在明治时代,因为旧武士们的言行,在“传说”中存在的內容当做“历史(的言说)”被建构,然后作为“历史(的事实)”进行利用。当时,这是武士为了和其他阶层进行对抗而提出的。这样的“历史(的言说)”在当代,因为新参与进来的作为异质相关者的一些外来人士的言行,又经历了再建构。在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的背景之下,因为与被赋予价值的“明智利用”、“持续可能性”、“共生”等现代价值观相融合,致使其意义和作用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一种关于历史的说法,一种“传说”,或“历史的言说”,是经历了多次的反复改造的。我把这种现象描述为“转历史”(Historically Modified)。这个词是我模仿“转基因”(Genetically Modified)造出来的名称。我们知道,转基因大豆具有很多优点,比如产量高、抗病性强等,这些优点对人类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对于自然界也有可能具有潜藏的危害性。对遗传基因进行改造操作,可能给人带来幸福,也可能带来不幸。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也是同样的。在我今天所讲的案例中,既有为了斗争而构筑的历史,也有为和解而构筑的历史,这样看来,对历史的构筑——“转历史”——也是具有复杂的两面性的。

①原注:中村玲子《動物と人間の[共存]最前線・片野の鴨池》(中文:动物与人类“共存”的最前线·片野的鸭池)《週間宝石》1989,9(45)光文社。

②原注:鴨池觀察館「坂網獵法は、元禄時代から300年の伝統を持つ独自の獵法で…片野鴨池は、稲作や坂網獵など「賢明な利用」をしながら、湿地環境を守ってきた、人と自然が共生する加賀市の貴重な財産です。」(<http://www.city.kaga.ishikawa.jp/administ/gide/702.htm>)

③原注:世界自然保護基金(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1999年度自然保護事業報告書「鴨池では、江戸時代から300年以上に及び坂網獵というカモの捕獲の伝統獵法が、大聖寺捕鴨獵区共同組合により伝承されている。全体を保護してその一部を捕獲するwise use(“明智利用”)の理念での獵法で、池の水位管理、草刈、人の立ち入りの監視活動などの保全活動も行っている。」(<http://www.wwf.or.jp/enetwork/josei/1999/no9921.htm>)